

青年
杂文
丛书

杂拌儿六两

刚
建

光明日报出版社



2 030 7365 4



青年杂文新潮丛书

刚建 著

杂拌儿六两

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青年杂文新潮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韩 晖

副主任委员：戴新民

编 委：韩 晖 戴新民 鄢烈山 朱健国

罗德毅 王 乔 汪义群 余英杰

程鸿蔚 徐迎桥

杂 拌 儿 六 两

刚 建 著

责任编辑 李春林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第二炮兵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3.25印张 145,200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2.40元

ISBN7—80014—484—4/1·028

杂文家是企业界的朋友

武汉小型冷气机厂厂长 关文秀

我们爱读杂文，很乐意与杂文家交朋友。

这不单是出于个人的性情和爱好，喜欢痛快、泼辣与幽默。

作为企业界人士这样的社会角色，我们本能地关心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与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杂文家们革故鼎新，针砭时弊，为改革统制经济体制、建设商品经济秩序造舆论，为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而呐喊，表达了我们的心声；激浊扬清，启迪人心，唤起职工的主人翁意识，为调动人们的历史主动性和进取精神进行启蒙；深入浅出地传播新知识、新观念，为企业界提高整体素质当诤友，可以说，是企业界的一支强有力的盟军，为我们实现建设现代企业和企业家阶层的目标，作出了而且还将继续作出可贵的贡献。

欢迎杂文界的朋友与企业界人士保持“热线”联系，经常到企业来，为我们带来新信息、新建议，也了解我们的干部职工所思所想所忧所乐所望，为我们鼓与呼。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

目 录

第一辑 旋转思维

“大”的悲哀·····	1
可怕的通达·····	4
中庸是门艺术·····	7
“自中心”心态·····	10
“总有理由”论·····	13
谦虚和自信·····	16
“流行”辩·····	19
“时髦”这个词·····	22
何必都要“溯古”·····	2
风气和时代·····	25

“关窗”哲学	31
“以小见大”质疑	34
论官多无所谓不干活则不可以	37
上帝能否被感动	40
勇者不惧	43
回头看不等于向后看	46
“科学主义”之误区	49

第二辑 行路人间

“恶圆”	53
大事和小事	56
傻子与精明人	59
怎样看英雄	62
大树·虫眼·人	64
谈球论事	67
攀附有术	70
受骗之研究	73
耳朵的雅谑	76
“狐狸吃葡萄”新说	78
健忘种种	80
磕头不重用	83
名称的学问	86

体贴名人·····	88
关于朋友·····	91
笑的哲学·····	94
爱而不教与教而无方·····	97
啊,“小太阳”·····	101
现代父母的焦躁症·····	104

第三辑 文化雅俗

文明的标准·····	107
咖啡或茶·····	109
鸡零狗碎话文明·····	112
不仅是谈虱·····	115
怀旧断想·····	119
服装文化琐谈·····	123
古之殿堂与今之大厦·····	126
厕所问题·····	129
裸体年?·····	132
梁羽生不懂武功·····	135

第四辑 花边时事

错误接力赛·····	139
------------	-----

一个错误和十个错误·····	142
鸽子为何不会飞·····	144
三流的服务与一流的顾客·····	147
国库和钱包·····	150
茫茫“印海”何处是岸·····	153
读一则东京来电·····	156
“级”的忧虑·····	160
“因故”之故·····	163
“告洋状”及其它·····	166
论“正面文章反面作”·····	169
刹车之可怕·····	172
“死老鼠也不给”·····	175
谈廉洁·····	178
且说送往迎来·····	181
舞厅奇观及其它·····	184
喝酒的奇闻·····	187
婚礼啊婚礼·····	190

第五辑 书里书外

阮囊羞涩话买书·····	193
附：读报偶感——王朝闻·····	196
“书饥渴”·····	199
呼唤书评家·····	202

我心目中的书评家·····	206
书房与书桌·····	209
我爱书话·····	212
书信谈片·····	215
读《宽容》之随想·····	218
《烟草路》的魅力·····	221

第六辑 有法有天

打落门牙不再吞·····	225
“信”可靠还是法可靠·····	229
论权力的自我膨胀·····	232
皮格马里安效应·····	236
人，不该有点秘密吗·····	241
“张公喝酒李公醉”新说·····	245
“无事的悲剧”·····	248
“耳闻证人”·····	251
测谎与问心·····	254

“大”的悲哀

在中国的美学思想里，顶顶重要的一条是以大为美。且不说“美”字本身就是“羊”字加一个“大”，而且几乎所有的好词都与大有关。德高者称作“大人”，理想社会叫“大同”，殷实人家被唤作“大户”，连医生也叫“大夫”。有限的几个“小”字，也多是为了衬托“大”而设，象以小见大，落脚点还在“大”上。

长城、运河不去说了，那是大的极致；就说一张床吧，也不难感到大的魅力。中国旧式的床都有高架可以挂帐子，其本身差不多等于一间小屋，里面装置着床几和屉斗，书本鞋袜鸦片痰盂文件柜小老婆都可以尽入其中。

有本外国人写的书题目叫《小的是美丽的》，中国人写不了这样的书。在我们这里只有大生产、大跃进、大革命。顺便说一句，我曾请教了好几位

语言学家，谁都不明白“人工大流产”里的“大”字到底是在表示什么。

这也大那也大，唯独人变小了。你不妨到故宫随便哪个殿去感受一下，在阴森、空旷的圣殿里，你会有一种渺小可怜诚惶诚恐的感受。这正是设计者所要达到的最佳效果，因为它要借助“大”来压抑你，制约你，使你俯首称臣。

我隐约觉得，在中国发生的错误乃至悲剧，多少与大有关。人们崇拜大，畏惧大，直至把大当作一种信仰，一种时尚。你见过比菜盘还大的纪念章吗？你见过大人物一挥手几亿人就跟着走的壮观景象吗？你见过最大的标语、最大的运动、最大的工程（纸上的）、最大的牛皮吗？我可以不无自豪地说，任何最大的，在敝国都能找到。

仿佛是谁讲过一个笑话，说中国有最大的桌子，吃饭时可以围坐40人有余。人家问：这么大的桌子怎么能夹到菜啊？回答说是有5尺多长的筷子。又问：那么长的筷子如何把菜送到嘴里？回答说是你夹给我吃我夹给你吃。其实，只要桌子大得够气魄，管它怎么吃呢。这就是中国的哲学，中国的逻辑。在中国，大机构特别多，10多个人就能划出2个局5个处来；在中国，大官特别多，闹得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副处级；在中国，大名称特别多，只有2个伙计的小饭铺愣敢更名为“大酒家”；在中国，政治上的大起大落是家常便饭，经济上的大

进大退让你瞠目结舌。中国讲究巨变，讲究突进，小打小闹不过瘾，非得天翻地覆才显英雄本色。

可是，大就一定好吗？夜郎自大使我们相信中国是世界中心，好大喜功浪费了过多的热情和精力，伟大的人物竟可以使人失去思想，伟大的许诺多一半不过是画饼充饥……

你可以不去理会街上的冰棍为什么越做越大，然而也不必见到什么大规模大旗号大人物大手笔就先磕一个头再来一个吻献上你的崇敬忠诚欢呼热望信心等等，你不妨迎面一掌抑或劈头一刀把“大”砍掉，看看它还剩什么货色再决定取舍，这样就牢靠多了。

（北京青年报88、11、29）

可怕的通达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通达的民族。中国历史实际上是一部通达的历史，中国文化也是一种通达的文化。自古以来作人的最高境界是：“达则兼济天下”。

设若有两个西方人在各执一辞面红耳赤地争论，那么一个中国人的到来必定会使局面彻底改观，因为他能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指出双方各自的正确之处，并且能神奇地发现和归纳双方的共同点（比如动机是好的，目标一致等等），然后把双方的意见揉在一起，形成一个绝对完美永远正确的最后方案。于是干戈化为玉帛，压根儿不存在什么你對他错。

如果说外国人解决错误的办法是靠“忏悔”和改正，那中国人则是靠容忍和原谅。中国人容忍错误的度量是无与伦比的。一个人犯了错误，善良的

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用种种办法为他开解，必要时还可以谈谈“人不可能不犯错误”，“谁能知道错误不会成为好事”等等。西方人可以容忍错误，但却不能容忍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错误。中国人的度量比这大得多，不信你看，我们哪个错误不是先前已经犯过十遍八遍的？

说到通达的极致，有则逸闻，可资参考。前辈尊师梁任公先生患有腰疾，经医生诊断疑为肾的毛病，于是开刀拿出一个肾。后来经查，先生的病处不在肾。有人怂恿先生诉诸法律或者要求赔偿，先生平静地说：中国人学西医，能切开肚子拿出肾而人又不死，已属不易，还能再作何求？

通达是中国人聪明才智的结晶。中国人信奉的是眼睁睁闭，是“难得糊涂”。西洋人所作所为着眼点在于社会的进步，中国人所想所干其目的则在于心灵的宁静与道德的完善。中国夸赞人的口头禅是“想得开”，对激烈行动的评价是“犯不上”。因此，中国人虽然一直很穷，但是很少有彻底的变革行动实现。顺便说一句，中国人对饥寒交迫的心理承受力是世界最高的，同时，中国人的自杀率又是世界最低的。

中国最盛行的口号是“理解”，当官的理解老百姓，老百姓理解当官的，谁也别着急、别发怒，办法总会有的，事情肯定会好起来，毛病早晚会慢慢改正，地球也总会天天在转动。

于是，中国人一个个都学得通达而可爱，没有执着的理想，没有不变的目标，没有顽强的行动，没有抵死的抗争。在通达的人生信条和文化氛围里，任何变革的愿望都显得毫无必要，任何是非的论辩都成为无意义的纷争，所有的努力方案都被打了折扣，社会停滞了，球籍危险了，这无关宏旨，只要通达的美德被继承。

我这样说并非全盘否定“通达”。在不少情况下，“通达”是应当有的一种风度。然而如果把通达挥霍无度，使之成为一种无限的“美德”，这就糟了。

(解放日报89、1、29)

中庸是门艺术

中国有本经典叫《中庸》。中国人的生活哲学被唤作“中庸之道”。可是我一直认为，与其把中庸看作一门哲学，莫如把它当作一门艺术。

如果两个西方人在面红耳赤地争论，那么一个中国人的到来必定会使局面彻底改观，因为中国人最典型的论断方式是：“甲是正确的，而乙呢，也不错。”于是，所有的矛盾都可以缓解，所有的分歧都可以消失。

在人际关系上，中国人遵奉的是“不即不离”；在交往态度上，则要“不卑不亢”；在价值观念上，最好是“不新不旧”；而在生活方式上，多数人的要求是“不俭不丰”。

中国人不会有太新的思想，新思想差不多全是从国外引进的；当然中国人的思想也不会很旧，很旧的东西在中国总处在受攻伐的状态中。举个最浅

显的例子，中国永远不会有太过新潮或过保守的服装。要露都露只遮三点或者要不露都 不太 露连脸也得罩块面纱，这样的事情不约不会在中国服装史上发生。

我说中庸不是哲学而是艺术，是指它不是被当作一种信仰来虔诚地崇拜或者僵化地遵奉，相反，它相当灵活，相当多变，它可以出神入化，可以多姿多彩。换句话说，哲学显得深奥而枯燥，艺术则通俗和有趣得多。再举个例子，“百分之四十的面粉掺加百分之六十的水均匀搅拌而成可以作为馒头的基础”，这是书本上的理论；而“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这就上升为一种艺术，一种连乡间老太太都明白无误的艺术。中庸就是这种玩儿：谁都懂，谁都玩，谁都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谁都可以创造出一个登峰造极。

要价十块，还价五块，最后以七块五成交，这是最基本的经商艺术；“各打五十大板”，这是法官断案的常规标准；给你一味冷药，再给一味热药以防止太冷，这是医生的处方诀窍……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中庸艺术，相互争奇斗妍，各领风骚。以我所在的新闻行业来说，这里面的精彩情景就远非一天两天所能道尽。比如，文章写得尖锐些，则标题务必要平实；反之，文章稀汤寡水，标题则可以大胆醒目。比如，版面上是一条批评报道，则余下的文章一定要以表扬为主；今天登了某市环境卫生